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康實録卷十

詳校官編修臣李潢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陳木

謄錄監生臣潘必貴

建康實録卷十

唐 許嵩 撰

晉

安皇帝

安皇帝諱德宗武帝長子太元十二年八月辛巳立為皇太子二十一年秋九月庚申烈宗崩辛酉太子即位癸亥以司徒會稽王道子為太傅攝政冬十月大雪

隆安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加元服大赦改元增文武位一等是月太傅歸政二月歲星熒惑皆入羽林甲寅尊皇太后李氏為太皇太后追尊所生陳淑媛為安德皇太后　后諱歸女松滋尋陽人父廣平昌太守后以美色入宮寵幸生帝及瑯琊王德文案晉書太后以太元十三年崩戊午立皇后王氏夏四月甲戌兖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等舉兵以討尚書左僕射王國寶為名　國寶乃坦之中子少無士操不脩廉隅貪縱無足妓妾珍玩充滿後堂

其婦謝安女安當朝惡其傾側每抑而不用國寶自以中興膏腴之族甚怨望從妹既為會稽王道子妃由是與道子遊處而間毀安焉及道子專朝累遷中書令遂持威權扇動內外及弟忱卒乃表自迎母并忱喪詔許之而盤桓不進為御史中丞褚粲所奏國寶懼罪衣女子衣託為王家婢詣道子告其事道子為言於烈宗故得原國寶性既驕蹇舉動不遵法度起齋侔清暑殿烈宗惡其僭侈國寶懼復諂於烈宗及帝即位進從祖弟

緒為瑯琊內史緒亦佞邪見道子皆惑之倚為心腹共条管朝政威振內外遷尚書左僕射加後將軍悉配東宮兵仗時人咸嫉之時王恭殷仲堪皆以才器各居名藩惡道子與國寶等亂政屢有憂國之言道子亦深忌憚之將謀去其兵未及行而恭檄至以討國寶等為名國寶惶遽不知所為緒說國寶令矯道子命召王珣車胤殺之以除羣望因挾主相以討諸侯國寶許之珣胤既至而未敢害反問計於珣珣勸國寶放兵權以迎恭

國寶信之又問於脩脩曰南北同舉而荆州未至若朝廷遣軍恭必城守昔桓溫圍壽陽彌時乃克若京城未拔而上流奄至君將何以待之國寶尤懼遂上疏解職詣闕待罪既而悔之詐稱詔復其本官欲收其兵拒恭道子既不能拒諸侯之兵乃委罪於國寶甲申使譙王尚之收國寶付廷尉殺之并斬王緒以謝王恭恭說乃罷兵戊子大赦天下

二年春三月龍舟二災秋七月兖州刺史王恭豫州刺

史庾楷荆州刺史殷仲堪廣州刺史桓玄南蠻校尉楊佺期等復舉兵反八月丙戌慕容盛僭即皇帝位於黄龍九月使右將軍謝琰前將軍王珣南討己亥破庾楷於牛渚丙子會稽王道子屯于中堂會稽王世子元顯守石頭己酉召王珣入守北郊謝琰入備宣陽門王恭以司馬輔國將軍劉牢之為前鋒次竹里元顯密以重利啗牢之牢之歸降引軍屯新亭使子敬宣迎擊恭破之　恭字孝伯光禄大夫藴之子武定皇后兄少有美譽

清操過人門地高華深以自負常有宰輔之望與王忱齊名謝安常曰王恭人地可以為將來伯舅嘗從父自會稽至都王忱訪之見恭所坐六尺簟忱謂其有餘因求焉恭輟以送之遂坐薦上忱聞而大驚恭曰吾平生無長物起家佐著作郎歎曰仕宦不為宰相才志何足以騁因以疾辭太元中累遷丹陽尹中書令會稽王道子嘗集朝士置酒於東府尚書令謝石因醉為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聲欲令

羣下何所取則時淮陵内史虞珧子妻裴氏有服食之術道子悦之引與賔客談論恭抗言曰未聞宰相之坐而有失行婦人道子甚愧之後烈宗擢時望以為藩屏以恭為都督青兖等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兖青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尋改前將軍帝即位會稽王執政寵任王國寳委以機權恭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憚而忿之及赴山陵罷朝歎曰榱棟雖新便有黍離之歎矣時王緒與國寳謀欲因恭入覲相王伏兵殺恭說於道子道子

亦以恭不可和恊王緒之說遂行於是國難始結或勸
恭因入朝以兵誅國寶而庾楷黨於國寶士馬甚盛恭
憚之不敢發恭遂還鎮臨别謂道子曰主上諒闇冢宰
之任伊周所難願大王親萬機納直言遠鄭聲放佞人
辭色甚厲至鎮遂遣使與殷仲堪桓玄相結謀誅國寶
仲堪僞許之恭大喜乃抗表京師論國寶與緒不忠之
罪道子懼故收國寶及緒誅之以謝恭初譙王尚之因
說道子以宰相權弱樹黨自衛以司馬王愉為江州刺

史劉庾楷豫州四郡使愉督之由是楷怒遣子鴻說恭言尚之兄弟專事相權貶削方鎮宜早圖之恭以為然謀告殷仲堪桓玄等推恭為盟主尅期同赴京師而恭悮先期舉軍遂敗與弟履單騎奔曲阿恭久不騎乘髀肥生瘡曲阿人殷確以私船載恭藏於葦席之下將奔桓玄至長塘湖為商人錢彊告於長塘捕尉因擒恭送之至倪塘而桓玄殷仲堪已近朝廷聞玄等逼懼其有變就殺之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

栁嘗冬月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見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也初見執屬一庶子於湖孰令戴者之以托桓玄玄養之案晉書列傳王恭性雖抗直而闇於機會自矜貴不閑用兵尤信佛道臨刑猶誦佛經自理鬚鬢神無懼容謂監刑者曰我闇於信人所以致此原其本心豈不忠於社稷耶庚申遣太常卿殷茂以王恭死喻殷仲堪及桓玄玄等走尋陽冬十月新野言騶虞見壬午仲堪與桓玄等盟于尋陽推玄為盟主十二月己丑後魏拓拔圭僭即皇帝位於平城號天興元年己酉南涼秃髮烏孤自稱武威王於金城

號太初元年是歲吳興長城夏架山石鼓自鳴聲如金鼓古老云此石鼓鳴則三吳有兵明年孫恩作亂晉書夏架山石鼓長丈餘面徑三尺許其下有盤石為足
三年春二月建康太守段業自稱涼王號天璽元年是月仇池公楊盛遣使稱藩獻方物夏六月戊子南燕慕容德陷青州害龍驤將軍辟閭渾德遂僭即皇帝位於廣固冬十月後秦姚興陷洛陽執河南太守辛恭靜十一月甲寅妖賊孫恩自入上虞攻陷會稽殺內史王凝

之 凝之義之第二子工草隸書家世事張氏五斗米道凝之之篤信焉孫恩之攻會稽僚佐請為之備凝之不從方入靖室請禱出語諸將佐曰吾已請大道許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而無備遂為恩所害恩既自稱征東將軍據會稽號其黨為長生人分遣冦吳興永嘉殺太守謝邈司馬逸等而吳國臨海義興等官守皆遁走朝廷震懼内外戒嚴詔衛將軍謝琰輔國將軍劉牢之東討

邈字茂度父鐵安之宗邈性剛鯁無所屈撓頗有理

識累遷侍中烈宗嘗讌樂之後賜侍臣文詔辭義有所不雅者邈輒焚毁之論者多之帝即位遷為吳興太守孫恩之亂東破州郡執邈逼令北面邈厲聲曰我不得罪天子何北面之有遂害之案晉書初邈妻郗氏甚妬邈在吳先娶妾郗氏怨懟與邈書聲絶邈以其書非婦人所作疑門下生仇玄達為之遂斥玄達玄達怒投孫恩及此并害邈兄弟殆至滅門

甲戌謝琰劉牢之進至義興吳闕是果臨荆州自在荆州連年水旱百姓饑饉仲堪常食五椀盤無餘肴飯粒落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也及

與桓玄應王恭後不受詔命朝廷憚之然與桓玄素不睦司馬楊佺期屢欲攻玄玄知遂舉兵攻仲堪仲堪急召佺期赴戰俱為玄所破追殺之 案殷氏家傳從兄凱為南蠻校尉有疾仲堪往省焉曰兄病可憂凱曰兄病不至滅門弟病深可憂也

四年春正月乙亥大赦三月彗星見于太微以桓玄為後將軍荊州刺史夏四月孫恩復寇浹口轉破餘姚使帳下督張猛別攻殺内史謝琰 琰字瑗度太傅安之子與從兄玄破苻堅封望蔡公進衛將軍討孫恩鎮會

稽為張猛所破幷二子肇峻同見害於塘路案晉書後劉裕破孫恩生擒張猛送琰子琨琨刳肝生食之六月庚辰朔日有蝕之秋七月壬子皇太后李氏崩於含章殿八月壬寅葬簡文太后于脩平陵

后諱陵容出賤微始簡文為會稽王時有三子及道生廢後獻王早世諸姬絶孕十年無子乃令卜者扈謙筮之曰後房有一女當育二貴男其一終盛晉室時徐貴人美寵帝冀之久無子會高士許邁者朝臣時望多稱其得道帝從容問焉邁曰臣好山水本無道

術斯事豈所能判願陛下當從危譏之言以存廣接之道帝然之數年乃令善相者遍召諸愛妾示之皆云非其人時后在織坊中形長黑色宮人皆謂之崑崙既至相者驚曰此其人也帝因名侍寢后嘗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意為吉祥太宗聞之異焉遂幸生烈宗及會稽文孝王崩時年五十（案后傳后少時善相者云終斃於虎及是見畫虎于屏風楪之因有疾而終）冬十一月以司馬元顯為後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揚豫徐兗青幽兾幷荊江司雍梁益交廣十六州

諸軍事揚州刺史封其子彦璋為東海王是月元顯逼吏部尚書車胤自裁而使讓御史中丞江績為朋黨績憂卒　江績字仲元陳留圉人護軍灌之子有志氣累遷南郡相時荆州刺史殷仲堪舉兵應王恭以要績與殷凱同行屢言績不從凱慮績及禍於仲堪坐中和解之績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脅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未知獲死耳一坐皆懼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朝廷聞徵為御史中丞司馬元顯專政夜開六門績密啓

會稽王時車胤亦言元顯驕縱宜禁制之欲連表奏道子未許元顯聞而謂衆曰江績車胤間我父子遂令責績而害胤　胤字武子南平人父郁為郡主簿太守王胡之見胤於童幼謂其父曰此兒當大興卿門可使專學及父卒家貧勤學不倦乏油夏月則以練囊盛螢火以照書冬月躬自燃薪葦及長風姿美茂機悟敏速桓温辟為從事累遷征西長史其時唯與隱之與胤以寒素博學知名顯於朝廷性多給善於賞會每有盛坐車

胥不在皆云無車公不樂謝安遊集輙開莚待之拜中
書侍郎領國子博士除護軍將軍時王國寳諂於㑹稽
王道子諷尚書八座以道子爲丞相加殊禮胥不許曰
此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當陽非成王之地相王
在位豈得爲周公道子乃稱疾不署其事及國寳等疏
奏帝帝大怒而嘉胥公正遷吏部尚書及元顯擅權矜
慢遂與江績密言於道子事泄遇害十二月段業燉煌
太守李暠背業自稱秦涼二州牧涼公號庚子元年

五年春三月衆星西流經牽牛歷太微紫微夏五月孫恩轉破以東諸郡吳國內史袁山松死之沮渠蒙遜殺段業自號大都督北涼州牧六月甲戌孫恩奄至丹徒遣軍襲破廣陵京師大震乙亥內外戒嚴百官入居于省詔冠軍將軍高素等守石頭游擊將軍毛遂屯白石輔國將軍劉襲柵斷淮口領軍將軍孔安國入次中堂皇徽鎮北將軍劉牢之使冠軍將軍桓不才及劉裕擊孫恩裕等大破恩於蒜山恩退走劉牢之令子敬宣與

劉裕幷軍海道窮追再破恩於扈瀆恩遂逬入海　恩字靈秀瑯琊人世奉五斗米幻道恩叔父泰字敬遠好術幻狡誑人多惑之太元末為新安太守見天下兵起以為晉祚將終乃扇動百姓會稽道子誅之而恩逃於海島衆聞泰死皆謂蟬蛻登仙爭往海中資給恩恩因聚合亡命志欲為泰復讐既破州郡衆數十萬至是討破之（案晉書孫恩傳泰師事錢塘杜子恭有祕術嘗就人借得割瓜刀其主求之恭曰當即相還至嘉興有魚躍入舟中因破魚得瓜刀子其為神效往往如此子恭死泰傳其術）秋七月以輔國司

馬劉裕為建威將軍癸丑大角星散揺五色是歲大饑

禁酒

六年春正月庚午朔大赦改元元興元年荆州刺史桓

玄舉兵反於江陵因孫恩亂託為勤王移檄京師罪狀

司馬元顯寀晉書帝紀朝廷初容令司馬元顯西討桓

玄以劉牢之為先鋒玄聞大懼謀保江陵長史卞範之

說於玄曰公振威名於天下司馬元顯口尚乳臭劉牢

之又失人情若以兵臨土崩之勢可翹足待也玄信

遂舉兵東下詔以後將軍元顯為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率衆討桓玄丙子建牙于東府持牙者良久乃止持黄鉞者馬倒丁酉以鎮北將軍劉牢之為前鋒屯于溧洲二月帝戎服餞元顯於西池賦詩者九十八人丁巳詔兼侍中齊王柔之以騶虞幡宣告荆江二州丁卯桓玄敗王師于姑孰齊王柔之譙王尚之皆遇害三月劉牢之在溧洲與親信密議曰桓玄少有雄名今仗全楚之衆懼不能制又慮平桓後功蓋天下必不為元顯

所容且如何玄知牢之疑阻遣何穆來說牢之牢之自謂握彊兵才能筭略足以經綸江表既見譙王等敗遂遣使與玄交通外甥何無忌與劉裕固諫不從巳巳遣子敬宣降于玄玄大喜置酒出法書名畫共敬宣觀之玄佐吏莫不相視笑於坐辛未劉牢之衆進破王師於新亭大將軍元顯及世子彥璋冠軍將軍毛泰毛邃等並遇害　元顯字朗君會稽王世子以父故年十六任侍中累轉中書令時會稽王作相荒醉每為長夜飲不

悉朝政衆望去之元顯知謀奪其父權諷天子解道子揚州司徒而道子不之覺元顯領揚州刺史以瑯琊王德文領司徒既而道子酒解見幕下非揚州執吏方知去職大怒而無如之何元顯性苛刻生殺自己及孫恩作亂加錄尚書事政無大小一委之時謂道子為東錄元顯為西錄西府車騎填湊東第門下可設雀羅東第即今東府城也于時軍旅洊興國用虛竭而元顯聚斂不已富過帝室然復無良師正言不聞諂譽日至或以

為一時英傑或謂風流名士由是自謂無敵天下驕侈日增帝以其有翼亮功加都督十六州諸軍事孫恩破後而桓玄稱兵上流用司馬張法順計發兵南討差池未進而桓玄奄至新亭遂退次國學尋敗於宣陽門使人收之并其六子同斬於市時年二十八案晋書義興中有稱元顯子秀熙避難蠻中而至者太妃請以為嗣劉裕意其詐而案驗之果獄騎郎滕羨奴芍藥也誅之太妃不悟哭之甚慟

壬申桓玄頓新亭自稱侍中丞相錄尚書事假黄鉞羽葆鼓吹遷會稽王道子為安成王遣之國以劉牢

之為會稽內史　牢之字道堅彭城人楚元王交之後曾祖羲父建世以勇稱牢之面紫赤色鬚目驚人而沉毅多計畫謝玄北鎮廣陵舉牢之為參軍苻堅入寇玄以牢之為前鋒百戰百勝號為北府兵敵人畏之累以功遷龍驤將軍進平河南城堡皆承風歸順尋為慕容垂破於鄴東五橋津牢之窘急策馬跳五丈澗得免轉為兗州刺史王恭府司馬及王恭舉兵向京師牢之背恭歸朝廷詔以牢之代恭都督兗青冀幽等軍事既而

又背國依桓玄玄得志用為會稽内史牢之怏怏不平欲自班瀆走據江北拒玄諮議叅軍劉襲進曰事不可者莫大於反而將軍往年反王兖州近日反司馬郎君今復欲反桓公一人而三反豈得立也遂趨而出佐吏多散走牢之乃自縊新州長子敬宣至不逞哭奔于高雅之俱投慕容超牢之喪歸至丹徒玄令斵棺斬屍夏四月玄矯詔大赦改元大亨元年庚子出鎮姑孰諷朝廷以誅元顯功別封豫章郡公自稱太尉楊州收摠百

揆以從兄謙為尚書僕射朝事大政皆諮玄而小事決於謙子弟皆封公又矯詔為桓溫諱姓名同者並改之五月玄欲簡汰沙門非明至理者悉罷之又議令沙門致敬王者匡山惠遠法師諫止之案惠遠集隆安六年桓公遺書於惠遠言沙門令致敬王者惠遠答書論不可致之意又言袈裟非朝會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軍國沙門之像竊所未合遂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一論闕二論出家三論求宗不順化四論體不兼應五論形盡神不滅著是五論以明出家之法不合同俗以致敬於王者孫恩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破恩追斬萬計恩窮蹙乃赴海自沉妖黨及妓妾謂

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數徐道覆率餘衆推恩妹夫盧循為
主六月禿髮利鹿孤死弟傉檀嗣偽位秋八月庚子尚書下
舍災冬十月有客星色白如粉絮在太微西至後月入太微
十二月玄酖殺會稽王司馬道子於安城　道子出後瑯邪
孝王烈宗即位改封會稽國進位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
時烈宗不親萬機與道子長夜飲酣歌為務好學浮圖
法親暱僧尼並竊弄權所親皆是小豎官以賄遷朝政
謬亂左衛將軍王榮上疏論得失四事諫之極陳禍福

不從委任姦人王國寳王緒等及王恭稱兵乃殺國寳等以悅于恭嬖人趙牙茹千秋皆謟佞進任之心腹牙為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列樹竹木功用鉅萬又使宫人為酒肆沽賣水側道子與親暱乘船就之飲宴為笑樂烈宗嘗幸其宅謂道子曰府内有山因游矚甚善也然脩飾太過非示天下以儉帝去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板築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道子既恃寵乘酒多失烈宗稍惡之吏得博平令聞人奭上疏言專

恣任用姦人益不平出王恭殷仲堪王珣等為外任以彊王室而潛制道子道子又收心腹由是朋黨競扇時尚書令陸納望宮闕而歎曰好家居纖兒欲壞之及帝即位進太傅揚州牧子元顯為侍中及元顯奪權公卿皆去道子唯尚書車胤往來問訊元顯聞之使收胤道子大怒曰奴狗斷我與士大夫語耶桓玄既乘釁而劉牢之降元顯衆潰奔入相府問計於道子道子無佗言對之泣玄奏道子酣縱不孝當棄市詔徙安城玄使御

史杜竹林竟酖殺之案晉書桓玄嘗候道子正遇其醉賔客滿坐道子張目謂人曰桓溫晚塗欲作賊云何玄伏地流汗不得起長史謝重舉手板答曰故宣武公黜昏登聖功超伊霍紛紜之議宜裁鑒覧道子頷曰儂知儂知因舉酒屬玄玄乃起由是玄益不自安切齒于道子也是月曲赦廣陵彭城大逆已下無麥禾天下大饑

二年春二月乙卯桓玄矯詔自稱大將軍夏四月癸巳朔日有蝕之六月加建威將軍劉裕彭城内史秋八月玄又自號相國加九錫備典物諷帝御前殿策授之封南平宜都等十郡為楚王殷仲文卞範之促成篡奪事

冬十一月丁丑矯詔加天子禮樂使王謐兼太保奉皇帝璽綬禪位於楚是夜熒惑犯東上相壬午遷帝于永安宮癸未移太廟神主于瑯琊國十二月壬辰玄篡即帝位於姑孰城南九井山百寮陪列忘稱萬歲又不易帝諱榜為文告天於是大赦改元為永始元年國號大楚始整肅儀仗而龍旂竿折癸巳以南康平固縣奉帝為平固王遷居尋陽追尊父温為宣武皇帝廟稱太祖爵子弟宗室為王進封功臣以王謐為武昌公殷仲文

為東興公卞範之為臨汝公戊戌入於建康宮逆風迅激旌旗傾偃將升太極殿御牀忽陷羣臣失色殷仲文進曰良由聖德隆重厚地所不能載玄大悅乙巳月掩軒轅第二星辛亥帝蒙塵於尋陽是冬酷寒過甚以為朝政失在舒緩而桓玄苛酷之應也案劉向云周衰無寒歲秦滅無燠年此之謂也

三年春正月玄築別苑於冶城案地志其城本吴冶鑄之地因名焉王導疾作因徙移冶出石頭城西以地為西園故晉書成帝幸司徒府游觀西園即此處也太興初王導請祁文舉居之

為築臺今見在城內近東北角太元十五年武帝為江陵沙門法新於中立寺以治城為名至是桓玄盡移僧出居太后寺以寺為苑在今縣城西墻西廢城也廣起樓榭飛閣複道延屬于宮城也 戊戌熒惑逆行犯太微西上相二月帝在尋陽庚寅夜濤入石頭漂毀大航殺人其聲動天玄大懼乙卯建威將軍劉裕帥劉毅何無忌孟昶檀憑之等起義兵於丹徒丙辰斬徐州刺史桓脩于京口 脩字永祖溫弟沖子也尚簡文女武昌公主及玄篡用為鎮北將軍徐州刺史以劉裕為中軍參軍裕起義斬之梟首玄以京口不守不悅

召左右議或勸坐逸待勞使其空行二百里卒遇大衆
下範之桓謙等舌爭乃遣將吳甫之進拒使皇甫敷以
精兵三千繼之敗劉裕前軍殺檀憑之　憑之字慶子
高平人少有志力閨門雍睦為世所稱從兄子韶昆弟
五人皆幼弱而孤憑之撫養若己所生與劉裕州閭之
舊以寧遠將軍數與裕同東征情好日密及義旗建憑
之有私艱墨縗而赴以建武將軍為前鋒而陷於羅落
橋劉裕聞憑之陷急馳進戊午大破吳甫之於江乘而

遇皇甫敷於羅落橋憑之既死裕獨倚大樹敷縱兵圍之前問曰你欲何死裕怒叱之敷人馬皆仆裕遂斬敷案三十國春秋云皇甫人馬既倒仰謂裕曰君有天分願以子孫相屬裕殺敷而善待其子孫初義兵舉也劉裕嘗與何無忌魏詠之同會桓憑之舍時相者晋陵韋叟遍相諸公皆吉而目憑之曰有急兵厄其候不過三日宜深避之不可輕出而果羅落橋之所害也玄聞吳甫之及敷等二軍皆沒大懼使桓謙次陵口卞範之次覆舟山多張旗幟已來裕率衆乘勝進破因北風放火煙塵翳天玄衆大潰輕舟南走庚申劉裕入京師鎮東府置留臺具百官以司

徒王謐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裕都督揚徐等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徐州刺史餘並假進軍號壬戌焚桓溫神主于宣陽門辛未桓玄至尋陽逼帝西上丙戌密詔以幽逼于玄萬機虛曠令武陵王遵依舊典承制居東宫總百揆加王侍中乃大赦謀反已下惟桓玄一祖不宥劉毅於衆問王謐曰璽綬何在謐大懼奔曲阿劉裕使孟昶追宥令復位夏四月武陵王遵稱制行天子事庚寅帝至江陵庚戌輔國將軍何無忌振武將軍劉道規

等進軍躡玄後追破玄將庾稚何澹之於湓口玄復逼
帝東下五月癸酉冠軍將軍劉毅大破玄於崢嶸洲己
卯帝又幸江陵殷仲文自巴陵奉二后來歸辛巳荆州
別駕王康產南郡太守王騰之奉帝居於南郡壬午益
州都護馮遷斬桓玄於貊盤洲　玄字敬道一名靈寶
温之孽子也其母馬氏嘗與同輩夜坐月下流星墜銅
盆水中如二寸火珠冏然明淨競以瓢接取馬氏得而
吞之遂有娠生玄及產夜光照室占者奇之故小名靈

寶妳媼每抱詣温輙易人而後至云其重兼常兒温甚愛異之臨終年尚幼弟沖命以為嗣襲爵封南郡公及長形貌瓌奇風神疎朗博綜文武常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衆憚之年二十三始拜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髙望震澤歎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遂棄官歸國時議謂温有不臣之迹故折玄弟兄而為素官玄自以元勲之門而負謗於世乃上疏自理寢不報在荆楚積年優游無事及王國寶用權内外騷動玄因說荆州殷仲

堪舉兵與王恭同匡朝政朝廷乃殺國寶以謝乃罷兵時會稽王道子秉政以玄為廣州刺史隆安初王恭又起兵討江州刺史王愉仲堪給玄兵五千人以應恭尋詔玄為江州刺史玄始得志襲破江陵殺仲堪於冠軍城遂收羅荊雍廣樹腹心兵馬日盛屢上疏求討孫恩朝廷知其志乃內外為備玄遂舉兵下破王師頻矯詔自改進爵位殺害朝權而擁彊兵出鎮姑孰本無資力好為大言乃詐表請平姚興又諷朝廷作詔不許衆竊

笑之謀欲簒奪以為代謝之際宜有符瑞遂偽云江州甘露降王成基家竹上又以歷代咸有肥遯之士而已世獨無乃徵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為著作郎而寀令讓闕給其乘輿器用兵力殷仲文自後至望見玄備帝者之儀歎息曰敬道敗中復振故可也玄挾帝西上至江陵更署置百官以奔敗之後嚴肅法令劉裕使劉道規何無忌等追玄破郭昶之於桑落洲尋令鄱陽太守徐放下說觧義軍放對曰劉裕為唱義主劉毅兄為陛下

所誅並不可說也玄率舟艦將出而劉毅與道規等破之玄衆大潰僅得走退船時益州刺史毛璩弟子脩之為玄屯騎校尉誘玄入蜀玄從之至枚回璩叅軍費恬與毛祐等迎擊之矢若雨有箭子昇輙拔去之馮遷抽刀而前玄曰何人敢殺天子遷曰欲殺天子之賊爾遂斬之時年三十六子昇曰我是豫章王諸軍莫見殺遂送江陵斬於市初安帝元興中衡陽有雌雞化為雄八十日而冠萎及玄建國於楚衡陽屬焉自篡至敗凡八

旬矣時又有童謠云長竿巷巷長竿今年殺郎君明年斬諸桓殺等傳玄首梟於大桁　卞範之字敬祖濟陰宛句人也識悟聰敏桓玄為江州刺史範之為長史委以心膂玄將篡位範之為侍中其禪詔文皆範之辭也後進尚書僕射玄平斬於江陵癸巳乘輿反正于江陵甲申詔曰姦凶篡逆自古有之朕不能式遏杜漸以至播越頼鎮軍將軍裕英略奮發忠勇絕世冠軍將軍毅等誠心宿著協同嘉謀義旗既振士庶効節社稷再安

四海齊慶其大赦天下凡諸遇脅一無所問戊寅奉神主入于太廟閏月己丑桓玄揚武將軍桓振又陷江陵劉毅何無忌退守尋陽帝復蒙塵于賊營秋七月戊申永安皇后何氏崩八月癸酉祔葬穆章皇后于永平陵

后諱法倪廬江潛人也父凖后無子哀帝立稱穆皇后居永安宮桓玄篡位移居入司徒府路經太廟后停輿慟哭玄聞怒曰天下禪代常理何預婦人之事乃降為零陵縣君與帝西上劉裕平桓玄迎后還屬戎革之

後與百姓同其豐儉年六十六崩在位凡四十八年

準字幼道高尚寡欲州府交辟不起時兄充勸令仕準曰第五之名何減驃騎準兄弟中第五故有此言充居宰輔散帶衡門不及人事年四十七卒升平初追贈金紫光禄大夫封晉興縣侯子惔以父志表讓不受冬十月盧循冦陷廣州執刺史吳隱之而表朝廷以隱之黨附桓玄宜加顯戮詔不許

四年春正月帝在江陵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兵襲破

襄陽進逼江陵桓振以帝次于江津辛卯宗之破振將温楷于柞溪進次紀南為振所敗桓振復襲江陵荆州刺史司馬休奔于襄陽建威將軍劉懷肅等討振戰于沙橋振中流矢廣武將軍唐興臨陣殺振　振字道全奮威將軍石虔子少果鋭無行玄篡以為江夏相揚武將軍及玄敗挾帝上江陵振率兵隨之玄死後遂逼帝於行在諸桓從之將欲肆逆桓謙止之乃命進璽以楚祚不終百姓之心復歸於晉謹奉璽綬以瑯琊王德文

領徐州刺史振自為都督八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荆州刺史多選腹心為帝左右以帝居江陵遂為玄舉哀立喪庭偽謚武悼皇帝既而歎曰公昔不早用我故見此敗若使公在我為前鋒天下不足定今獨作此安歸乎遂肆意酒色多所殘害尋而晉宗之劉懷肅等破振軍於沙橋振時醉見殺於陣何澹之桓謙等走投姚興

謙字敬祖温弟沖次子詳正有器望桓玄用事累遷侍中衛將軍開府録尚書事與卞範之拒義軍於蔣山敗

隨玄之江陵及桓振作亂逼帝譲每保護乘輿及振敗譲奔後秦案晉書後熙縱反據蜀遣使稱藩於姚興聞桓譲在秦請譲共順流東討劉裕興問譲譲因言臣門素著恩荆楚今與縱東下百姓必駭動興曰水小不容大舟若縱才力足以濟事亦不假君為鱗羽宜自求多福譲因請行遣譲至蜀人士多歸之縱乃置譲于龍格使人守之譲泣曰秦王神矣後與縱將譙道福俱下至江陵人廉投者二萬為荆州刺史劉道規破斬之丁酉乘輿反正與瑯琊王德文幸劉道規舟戊戌詔曰逆臣桓玄乘釁肆亂誣罔天人篡據極位幸天祚社稷義旗再捷狡徒沮潰朕獲反正斯實宗廟之靈勤王之勳豈朕一人獨享斯祜

思與億兆幸茲更始其大赦天下改元為義熙元年唯玄振一祖不在原例其賜百姓爵二級鰥寡孤獨穀人五斛二月丁巳留臺備法駕乘輿迎帝於江陵是月益州刺史毛璩使將軍譙縱侯暉等討時延祖於白帝城暉等因梁州兵不樂東征遂謀衆立縱為主以叛還攻璩弟於涪刼之僭稱成都王三月甲午帝至自江陵百官望拜於新亭乙未羣臣詣闕請罪詔慰曰此非諸卿之過也庚子詔曰朕以寡昧遭家不造逆臣桓玄乘釁

縱慝窮兇恣虐滔天泯夏誣罔人神肆其篡亂祖宗之
基既湮七廟之饗斯殄若墜淵谷未足斯譬皇天祐晉
固縱英輔鎮軍將軍青徐二州刺史裕忠誠天發神武
命世義聲一唱二溟波卷英風振路宸居清翳冠軍將
軍毅輔國將軍無忌振武將軍道規舟旗遄邁而元兇
傳首迴戈疊揮則荆漢霧廓俾宣元之祚永固於嵩岱
而宗庸命德聖哲攸先鎮軍可進位侍中車騎將軍錄
尚書事毅進號左將軍無忌右將軍會稽内史道規輔

國將軍荊州刺史戊戌劉裕何無忌等抗表遜位詔不許加裕都督中外諸軍事夏四月戊辰劉裕旋鎮京口帝餞于東堂壬申以盧循為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循遣使遺劉裕益智粽子裕荅以續命湯五月癸未詔禁絹扇及樗蒱秋七月庚辰太白晝見於翼軫是歲涼王李暠奉表稱藩

二年夏四月無錫獻白龜冬十月論匡復功進封劉裕豫章公邑萬户劉毅南平公五千户何無忌安城公劉

道規華容公追封檀憑之曲江公各三千戶孟昶臨汝公劉蕃安陸公諸葛長民新淦公魏永之江陵公各二千五百戶餘封賞並有差

三年春二月劉裕入朝誅東陽太守殷仲文及弟叔文道叔等　殷仲文陳郡人南蠻校尉覬之弟有美才容貌從兄仲堪薦於會稽王道子累遷至新安太守妻即桓玄姊也聞玄平京邑棄郷郡投玄玄將篡九錫文仲文辭也及玄篡位揔領詔命以元勲為玄侍中極奢侈

家累千金及玄敗因奉二后歸義遷尚書郎帝反正仲
文上表求自解不許劉裕引為長史冀因是進既不得
志常怏怏有不滿心因月朔與衆至大司馬府中有老
槐樹顧之歎曰此樹婆娑生意盡矣尋遷為東陽太守
意彌不平統於何無忌至郡不謁無忌以為輕已銜之
及府將駱球謀反下獄遂令球辭引仲文兄弟劉裕以
前黨桓玄因收之并桓胤卞承之等同下獄伏誅業晉書仲
文初在東陽照鏡不見其面數日遇禍謝靈運嘗云殷
仲文讀書半袁豹而文才不減班固言其文天分多而

見書少也己丑大赦除酒禁夏六月辛卯熒惑犯辰星在翼

是月後秦姚興將赫連勃勃僭稱天王于朔方國號夏

九月彭澤令陶潛去職而歸作歸去來一章以叙其志

冬十月禿髪傉檀僭涼王位于洛都後燕高雲殺慕容

熙雲僭位是歲龍驤將軍朱綺戍壽陽婢吹飦忽有羣

烏集竈競來啄噉婢驅逐不去有獵狗咋殺兩烏餘烏

因共啄殺狗又噉其肉唯骨在

四年春正月甲辰詔劉裕為揚州刺史自丹徒入居東

府輔政庚申侍中太保武陵王遵薨　遵字茂遠元帝孫年十二襲封武陵受拜流涕桓溫死後右將軍桓伊造遵遵大怒曰何故通桓氏左右對曰桓伊與桓溫疎屬無嫌也遵曰我聞人姓木邊字便欲殺之況諸桓乎

夏四月丙午進孟昶尚書左僕射仍領吏部尚書冬十月雷大風拔樹

五年春正月辛卯尋陽地震二月南燕慕容超寇淮北執我平陽太守劉千載濟南太守趙元三月乙亥大雪

平地數尺劉裕表伐南燕甲午建牙戒嚴四月帝餞裕於西堂已巳舟師發京邑自淮入泗五月次下邳捨舟步進所向無前六月震太廟丙寅裕大破燕軍於臨朐秋七月姚興將乞伏乾歸僭稱西秦王於苑川九月戊辰後燕離班殺其主高雲雲將馮跋殺班自立為燕王六年春正月盧循為始興太守徐道覆自番禺說循曰本停嶺外豈為子孫實以劉裕難與為敵今頓兵燕城下未有還日以我思歸衆掩何劉如反掌耳既剋京師

挾天子誅執政改鎮守傾根本劉裕縱還無能為也循從之二月劉裕赴南燕獲主慕容超歸斬建康市盡平齊地三月廣州刺史盧循舉兵反進寇南康破廬陵長沙逼江州刺史何無忌死於豫章　無忌東海郯人也少有大志忠亮任氣人有不稱其心者輙形於言色起家為太學博士時鎮東將軍劉牢之即其舅也在京口每有大事常與參議之元顯子彥璋封東海王以無忌為國中尉及桓玄害彥璋于市無忌慟哭而出時人義焉

玄既篡逆劉毅家居京口與無忌素善焉言及興復之事無忌曰桓氏彊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所歸雖彊易弱正患事主難得耳無忌曰天下草澤中非無英雄也毅曰唯有劉下邳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裕初為劉牢之參軍與無忌相親結至是因密共圖玄遂要毅等同舉義兵襲破京口案三十國春秋義衆起令無忌作檄文無忌重燭為之其母劉牢之姊伺于屏風見之喜曰我不如東海呂母明矣汝能如此吾讐雪矣玄聞劉裕及無忌等起兵甚懼其黨曰劉裕烏合之衆勢必無成願不

為盧玄曰劉裕勇冠三軍當今無敵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樗蒱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外甥酷似其舅三人共舉大事何謂無成玄敗後武陵王承制以無忌為輔國將軍與劉道規追桓玄大破玄將何澹之義熈初遷都督荊江二州刺史進鎮南將軍盧循作亂使徐道覆順流而下舟艦皆重樓強弩無忌拒之為循所敗無忌厲聲曰取我節來躬執節以苦戰遂握節而死詔贈司空以輕銳而沒朝野痛之夏四月劉裕自廣固留左將

軍劉敬宣為青州刺史癸未裕至京師甲申劉毅表南征發自姑孰大風折木戊子衛將軍劉毅與盧循戰于桑落洲王師敗績丙辰尚書左僕射臨汝公孟昶懼賊威不敢上表曰中軍北伐衆並不同贊成此役唯臣而已今狂寇乘間宗廟危逼臣之罪也臣請引分以謝天下封表畢歸自殺　昶字彦遠平昌人為桓宏兖州主簿劉邁與昶不善每譖於桓玄昶懼乃與劉裕等同謀起義尅日共進劉毅率六十人入廣陵城斬桓宏即日以

其衆過江會劉裕於京口累遷位丹陽尹尚書令僕射及盧循寇逼何無忌劉毅相次敗而劉裕北伐新還恐不能敵與諸葛長民議權奉帝過江避賊劉裕不許曰今兵雖少猶可拒戰大丈夫終不能草閒求活昶策其弗尅請前死以謝朝廷裕怒曰卿且用一戰死復何晚昶遂上表自縊而死案晉列女傳昶初起義謂其妻周氏曰劉邁毀我于桓玄便一生淪陷決當作賊卿幸可早離絶脫得富貴相迎不晚也周氏曰此非妾所離自君二親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敢諫事之不成當於奚官奉養大家義無歸志昶愴然久之不言而起妻追昶還坐曰觀君舉止非謀及

婦人不過欲得財物耳指𣏌所生女示昶曰此兒可賣亦當不惜況貨財耶遂傾資産以給軍事又語叔覬妻云昨夜夢殊為不佳在於赤色尤不宜也有此物可悉藏之覬妻大懼以為然所有絳繒悉斂付之周氏乃置帳中潛制軍服軍儀獲舉周有力焉已未大赦以劉裕為太尉乙丑內外戒嚴詔太尉裕出屯石頭徙南岸居民渡淮北發材板柵石頭使築祖浦藥園建尉三壘以大司馬瑯琊王德文都督宮城諸軍事屯中堂皇冠軍將軍劉敬宣屯北郊輔國將軍孟懷玉屯丹陽郡建武將軍王仲德屯越城廣武將軍劉懷默屯建陽門六月循軍次三山先鋒度

新林劉裕登石頭城而望籌之曰賊若新亭直上須避之如迴泊蔡洲此成擒耳循將徐道覆請於新亭焚舟而戰循曰不然我大軍未至而孟昶自殺觀其形勢不戰而破不如披甲蔡洲以待之初劉裕望見舩向新亭有懼色及見迴泊蔡洲喜曰賊落吾下也使寧遠將軍索邈領鮮甲瘊虎班突騎千餘匹皆被練五色自淮南岸揮兵至于新亭循軍聚而觀之憚於陸戰乃引艦攻石頭栅城神弩亂發引退設伏於南岸列陣裕率敎諸

葛長民拒戰縛以大筏因風逼之大破循軍於江中循遁走案三十國春秋時有童謠云官家養蘆化作荻蘆生不止自成積又曰蘆荻泛泛逐水流東風吹兩起郍能入石頭丙寅震太廟鴟吻秋七月詔鮮嚴持水軍於東府庚申遣將軍孫季高潛自東洛浮海取廣州甲子使河間内史蒯恩王仲德為前鋒追盧循劉裕自揔大軍繼之盧循上冦荊州軍敗走尋陽冬十二月壬辰裕率諸將大破盧循於豫章無錫人年八歲一旦暴長八尺鬚髯蔚然三日而死

七年正月乙未劉裕還軍京師進大將軍加班劍二十人二月壬午右將軍劉藩追斬徐道覆于始興循走交阯　循字子先小名元龍范陽人司空從事中郎諶之曾孫雙眸冏徹瞳子四轉善草隸書沙門惠遠見而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孫恩死後統衆入東陽劉裕討之循走泛海因奔廣州襲破刺史吳隱之自行州事號南平將軍遣使貢獻朝廷以新定桓氏中外多虞未遑討伐因乃假盧循征虜將軍廣州刺史義熙中

劉裕伐慕容超循姊夫徐道覆說循舉兵度嶺掩襲京邑既聞劉裕還衆懼勸循還軍上據荆湘以割天下之半令自新亭上軍循又不聽道覆歎曰我為盧公所誤也事必無成使我得遇英雄主驅馳天下不足定也及劉裕破循循單舸走還欲保廣州而孫季高潛以浮海襲陷番禺收其家執其父母等循既度嶺聞廣州已平遂進交阯至龍編夏四月交阯刺史杜慧度詐而敗之循勢屈知不免先鴆其妻子及妓妾數十人而捨其樂

從死者遂自投水而死慧度取其屍斬之傳首京師梟於大航

八年春三月甲寅山陰地陷四尺有聲如雷夏五月乞伏公府殺乞伏乾歸乾歸子熾盤誅公府僭即偽位秋八月庚子征西大將軍劉道規卒　道規字道則太尉裕少弟性倜儻平桓玄累以功封華容公都督荆益江雍等六州諸軍事荆州刺史蜀譙縱使大將軍譙道福與桓謙下寇江陵江陵吏卒皆桓氏義舊咸懷異心道

規乃會將吏告之曰桓謙今在近畿風聞爾等頗懷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有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所得飛書不視皆焚之將士大安及徐道覆率衆二萬奄至破冢人情懷焚書之恩皆無二志賊平進征西大將軍卒時年四十四八月戊申月犯泣星庚戌皇后王氏崩於徽音殿九月葬僖皇后於休平陵　后諱神愛瑯琊人父獻之以太元二十一年納為太子妃帝即位立為皇后后

在位十五年年二十九崩無子　獻之字子敬羲之第七子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羣居終日容止不怠風流為一時之冠嘗共兄徽之操之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唯寒暄而已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少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故知之每與徽之同在一室忽火發徽之走出不遑取屐獻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夜卧齋中而有偷人入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青氊是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偷

驚走少工草隸書兼丹青七八歲時學書父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嘗書壁為方丈字義之甚以為能時觀者日數百人桓溫曾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烏駮犉牛特妙起家為州主簿數轉祕書丞選尚新安公主遷謝安衛將軍府長史太元中新起太極殿欲使獻之題牓而難言之因說魏使韋仲將懸虛橙書陵雲臺額事以諷獻之獻之揣知其旨乃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

長安遂不之逼安又問曰君書何如家公荅曰固當不如安曰外論不爾荅曰人那得知論者以義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書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尋除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徵拜中書令謝安薨後議贈同異獻之上疏稱安功德忠誠實大晉儁輔烈宗乃加殊禮獻之後遇疾家人為上章道家法令自首過良久對曰不知餘事唯憶與郗家離婚耳前妻即郗曇女也卒於官安僖皇后立贈侍中無子以兄子靜之為嗣位

至義興太守案獻之列傳嘗經吳聞顧辟疆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時辟疆方集賓友獻之遊歷傍若無人辟疆勃然數之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齒之傖耳便驅出門獻之傲如也不以介意焉乙卯太尉劉裕害右將軍兗州刺史劉藩尚書左僕射謝混混字叔源太保安之孫尚書僕射琰之子少有美譽善屬文初孝武為晉陵公主求壻謂王珣曰但如劉真長王子敬便足對曰謝混雖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足矣未幾帝崩袁山松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臠案中興書初元帝出鎮建鄴屬永嘉喪亂天下分離公私窘罄每得一㹠

為珍膳項上一臠尤美輙將薦帝羣下未嘗敢食于時呼為禁臠或曰鵝炙也故珣以為戲混竟尚

公主桓玄得志嘗欲以安宅為營混曰召伯之仁猶惠

及甘棠文靜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耶玄聞慙而止後

累遷中書令左僕射領選部時劉裕拜太尉既拜朝賢

畢集混後來衣冠傾縱有慠慢之容裕不平乃謂曰謝

僕射今日可謂傍若無人混對曰明公將隆伊周之禮

方使四海開襟謝混何人而敢獨異乎乃以手披撥其

衿領悉解散裕大悅之至是黨劉毅見殺案晉書劉裕將受禪具大

閱禮謝晦謂高祖曰陛下應天受命登壇自恨不得謝益壽奉璽紱裕曰吾甚恨使後生不得見其風流益壽混小字也

庚辰劉裕表罪劉毅包藏禍心構逆南夏以藩混助亂志肆姦宄巳丑裕將討劉毅於江陵以參軍王鎮惡為前驅

毅字希樂彭城沛人少有大志不脩家人産業桓宏在兖州辟為中軍參軍及桓玄簒位毅與劉裕魏詠之等起義兵匡復晉室以功拜撫軍將軍初毅丁憂在家義旗將興遂墨絰從事既而上表乞終喪禮不許進為都督揚豫二州之淮南歴陽安豐堂邑等五

郡諸軍事初桓玄於南州起齋悉畫盤龍於其上號盤龍齋毅小字盤龍至此乃居之及盧循反乘虛而進毅將南征劉裕乃遣毅從弟藩送書往上毅毅大怒曰我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不及劉裕耶遂投書於地率軍發自姑孰為循所敗於桑落僅而獲免深不自安劉裕使慰諭之及循平後知物情不在已請解軍府出鎮裕表為荆州刺史既至江陵聚兵萬餘乃告疾篤表請藩為副裕知其貳於已故誅藩混率衆西討使王

鎮惡破之毅單騎而走去江陵北二十里自縊於牛牧寺經宿居人以告乃斬屍於市毅性剛猛好陵傲不遜每讀史至藺相如屈於廉頗歎其不可能也曾於東府聚樗蒱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時餘人並黑犢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牀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挼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為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旋轉未定裕厲叱之即成盧焉毅意殊不快然素黑其面如鐵色焉既而曰亦知公不能以此見借

既西出藩因欲圖裕時丞相參軍胡藩知毅終不為下因隨裕出江寧餞毅於坐密勸裕殺毅裕不納至是謂藩曰前從卿言無今日之舉也辛亥以司馬休之為平西將軍荆州刺史冬十一月乙酉裕至江陵誅郗僧施毅黨也　僧施高平人太尉鑒曾孫少好文辭宅於青溪每清風美景泛舟溪中歌一曲作詩一首謝益壽聞之曰青溪中曲復何窮盡甲午加裕太傅揚州牧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是月沮渠蒙遜僭號河西王於

姑臧十二月以西陽太守朱齡石為建威將軍益州刺史率蘭陵太守蒯恩臧喜等舟師二萬伐蜀分荆州十郡置湘州東陽人黄氏生女不育埋之數日於土中啼取養之遂活是歲於石頭東城内起高樓加累入於雲霄連堞帶於積水署曰入漢樓

九年春二月盜開故尚書卞壼墓剖棺見屍殭須髮蒼面白如生人兩手拳爪甲穿達手背詔給錢十萬修復之三月丙寅太尉劉裕殺前將軍諸葛長民及弟輔國

將軍黎民徙弟寧朔將軍秀之於東府初裕西討劉毅也以長民監太尉府留後事長民驕縱貪侈不恤政務既聞劉毅被誅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前年殺韓信禍其至矣因謀欲為亂遂問劉穆之曰人間論者謂我與太尉不平其故何也穆之曰相公西征老母弱弟委之將軍何謂不平長民弟黎民輕狡好利固勸因裕未還以圖之長民猶豫未發既而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為丹徒布衣豈可得也時裕深疑之

駱驛繼遣輜重兼行而下前尅至日百司於道候之輙差其期既而輕舟徑進潛入東府長民驚出迎之既入坐進語素所未盡皆説焉長民悦乃使壯士丁旿於幕後潛入拉殺之時人為之語曰莫跋扈付丁旿黎民驍勇絶人與捕者苦戰而死　長民字長之瑯琊陽郡人有文武幹用然不持行無鄉曲之譽初為桓玄叅軍後與劉裕謀匡晉室累遷晉陽太守盧循反逼勸劉裕權移天子過江裕不從循平轉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尋

加前將軍　案晉書長民傳初長民富貴時多有異每卧夜中輙驚起跳踉如與人相敵毛脩之曾見問其故長民曰見一物甚黑而有毛脚不分明奇健非我無以制之又屋中柱及椽桷間悉見有蛇頭令人以刀懸斫應刃隱藏隨復却出又擣衣杵相與語如人聲不可解又于壁中見巨手長七八尺臂大數圍令斫之豁然不見未幾被誅　戊寅劉裕奏請依庚戌土斷帝從之夏四月壬戌罷臨沂湖熟皇后脂澤田四十頃以賜貧人弛湖池之禁秋七月朱齡石尅成都斬譙縱益州平　縱巴西南充人也少謹慎好學蜀人愛之起家累遷平西府參軍毛璩為益州刺史縱與侯暉東伐時延祖白帝暉等

因梁州兵不樂東征遂與巴西陳昧謀立縱為主迴兵圖璩破益州自號秦涼二州刺史以義熙元年二月僭號蜀王於成都遣使稱藩於姚興乞師以討劉裕是年裕定劉毅上至荆州使朱齡石與寧朔將軍臧喜等率衆自江陵討縱日夜進軍大破侯暉於平模縱間暉敗走馬出奔投譙道福於涪道福怒曰大丈夫居如此功業安可棄哉人誰不死何懼之甚因以劒投之中其馬鞍縱去之乃自縊其偽尚書令馬耽封倉庫府以待王

師初縱之走也先如其墓縱女年數歲謂縱曰走如不免死只取辱耳一等死死於先人墓可也縱不從冬十月論平齊及破盧循功封劉裕諸子皆為郡公餘各有差　光祿大夫吳隱之字處黙濮陽鄄城人也魏侍中質六代孫美姿容善談論弱冠而介立年十餘歲丁父母憂號泣行人為之流涕每至臨時常有雙鶴呌及祥練之夕復有羣鴈集庭時人以為孝感所至嘗食鹹葅以其味甘掇而棄之與太常韓康伯隣居伯母殷浩姊賢

明每聞隱之哭聲輟飡投筯為之悲泣既而謂康伯曰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為吏部尚書隱之乃歷階清級解褐輔國功曹遷尚書郎出為晉陵太守在郡清儉妻自負薪入為中書侍郎烈宗即位欲用為黄門侍郎以隱之貌類文帝乃止轉祕書監御史中丞居官祿賜皆頒親族冬月無被嘗澣衣披絮勤苦同於貧下廣州近海出珍異前後刺史多黷貨賄朝廷欲革嶺南之獘隆安中以隱之為龍驤將軍廣州刺史未至二

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至語其親人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乃至貪泉所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傳此水一飲直千金若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食不過菜乾魚始終不易帳下人進魚每去骨存肉隱之覺其用意去其魚不食及盧循寇逼攻擊百餘日因陷為循所得劉裕與循書令遣之久方得還裹無餘資小宅數畝地籬垣仄陋内外茅屋六間不容妻子尋拜度支尚書太常卿以篷為屏風不

坐氊席所得俸禄纔留身糧餘分親族貧者恒自布衣以老請致仕許之授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錢十萬米三百斛案晉書初隱之為謝石主簿隱之將嫁女石知其貧素令移厨以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此外蕭然無辦後至自廣州妻劉氏有沉香一斤隱之見遂棄官亭之水子延之亦清操官至鄱陽太守

十二月高句麗倭國及西南夷銅頭太師並獻方物是歲移秣陵縣於鬬場桓社之地案圖經在今縣東南八里鬬場村名也

十年六月西秦乞伏熾盤滅南涼秃髮傉檀為左南公

秋九月丁巳日有蝕之冬城東府案圖經今縣城東七里清溪橋東南臨淮

水周三里九十步今太宗舊第後為會稽文孝王道子宅謝安贈道子領揚州刺史於此理事時人呼為東府至是築城以東府為名其城東北角有靈秀山即道子宅内嬖臣趙牙所築也

十一年春正月荆州刺史司馬休之雍州刺史魯宗之並舉兵内向以討劉裕為名辛卯左將軍府參軍司馬道賜害北荆州刺史劉敬宣道賜自立為齊王據廣固以應司馬休之　敬宣字萬壽鎮北將軍牢之子少有孝行累遷為寧朔將軍驃騎府參軍時桓玄構逆逼京師父牢之出鎮將謀同玄敬宣苦諫不止遂質於玄及

牢之反誅襲玄敬宣奔南燕劉裕定京邑手書招之敬宣馳還拜輔國參軍晉陵太守尋轉江州刺史隨討慕容超遷征虜將軍鎮北青州至是遇殺案宋書劉毅少時曾為敬宣寧朔參軍時人皆以雄傑許之敬宣謂不然此子外寛而内局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遇亦當陵上取禍耳毅聞恨之後毅為荆州刺史謂敬宣曰吾忝西任欲屈卿為長史豈有意乎敬宣大懼白高祖高祖曰但使老凡平安無慮耳庚午大赦裕自表西伐三月大破司馬休之於江陵宗之於襄陽初魯宗之自負才氣常恐不為執政所容欲謀不法乃自為讖曰魚登日輔帝室司馬休之間

而招馬時劉裕又使召宗之宗之怒曰劉公遇我如三歲小兒往年殺韓彭無厭及我乃執裕使送江陵而同舉兵夏四月劉裕追破司馬休之魯宗之等於襄陽休之與魯軌俱奔後秦五月甲午論平蜀功封裕子義隆彭城公朱齡石豐城公己酉霍山崩出銅鍾六枚秋七月京師大水壞太廟八月以劉彦之為尚書左僕射

十二年春正月後秦姚泓使魯軌寇襄陽二月詔劉裕中外大都督加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司馬官秋八月

裕與瑯琊王德文伐後秦以冠軍檀道濟王鎮惡等為前鋒造許洛中兵參軍沈林子等以舟師通石門寧遠將軍嚴綱朱超石等開鉅野秦之屯戍皆望風奔散冬十月丙寅尅洛陽秦將姚光降表修五陵置守衛威儀

己丑使兼司空高密王恢之修謁五陵十一月北涼沮渠蒙遜使士女請率河西戎旅為前驅効力

十三年春三月大軍進破秦將姚紹于潼關四月後魏遣軍十萬救秦劉裕使朱齡石敗魏將鵞青于河曲斬

青䄧將阿薄于六月癸亥林邑獻馴象白鸚鵡秋七月

劉裕率檀道濟王鎮惡等入關别遣鎮惡舟師泝河入

渭破姚泓收其彛器歸京師斬泓於建康市遷姚宗於

江東 案三十國春秋王鎮惡既破秦軍於横門泓奔石橋明日率妻子詣軍門降劉裕裕送泓于建康斬之建康百里内草木燋死又案晉書劉裕定洛陽平長安盡收漢魏儀服樂器土圭指南車記里鼓秦漢大鍾

蟠螭等 冬十一月左僕射劉穆之卒 穆之字道和一名

道民東莞莒人也漢齊王肥之後世居京口好學博覽

多通嘗夢與裕俱泛海忽值大風驚懼俯視船下見二

白龍夾舫既而至一山山峯聳秀樹木繁密意甚悅之及劉裕討桓玄尅京師急須一主簿何無忌舉穆之穆之貧素壞布帷為袴往見裕裕曰能自屈吾事濟矣從平京邑諸大處分皆倉卒立定並穆之所建也斟酌矯正旬日風俗頓改及揚州刺史王謐薨時劉裕在京口劉毅孟昶甚不欲裕入輔穆之密言於裕曰揚州根本所係若復他授便受制於人也劉孟諸葛等與公同起事必不為公下勢理豈得居謙自弱裕從之由是入輔

政穆之好賔游廣布視聽朝野同異莫有不知巨細一白於裕故裕聽察聰明皆由穆之力出征則幕府謀策留鎮權掌後事舉動一委任之劉裕素不嫻書穆之勸令縱筆為大字一字徑尺無嫌大既足有所包亦其名且美裕從之每紙不過六七字凡所薦達不納不止每曰我雖不及荀令君舉善然不舉不善性能尺牘嘗於裕坐與朱齡石共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答不廢累遷太尉司馬丹陽尹諸

葛長民死後事無大小內外一決穆之及北征留府內摠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輻湊求訴百端遠近諮禀盈堦滿室目覽辭訟手答牋疏耳行聽受口並酬對不相參涉悉皆贍舉纔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校定墳籍食必方丈未嘗獨飡案穆之列傳少時家貧誕拓嗜酒食其妻江嗣女也常乞食妻家多見辱不以為耻其妻每禁不令往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來穆之又往食訖從乞檳榔江氏兄弟譏之曰檳榔消食君苦常饑何須此也其妻乃截髮市餚為其兄弟以餉穆之及穆之為丹陽尹召妻家令廚人以金盤貯檳榔一斛與之卒時年五十八劉裕在長安聞之舉軍驚惋表贈司

徙進封南昌侯 十二月劉裕還自長安

十四年春正月辛巳大赦青州刺史沈田子害龍驤將軍王鎮惡于長安 鎮惡北海劇人祖猛為秦苻堅相父休河東太守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踈宗猛見竒之曰此非常兒興吾門矣故名鎮惡年未弱冠以苻氏亂流寓客居荆州意畧縱横而短弓馬性果決能斷劉裕征廣固或薦之召為青州從事隨破盧循劉毅累以功封漢壽子將從北征臨出謂劉穆之

曰不定咸陽誓不濟江而還也入賊力戰無不尅捷總
壯軍泝渭所乘皆蒙艟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見艦泝
流而進艦外不見人北土素不解舟皆驚愕為神既至
食畢棄船登岸誓衆而進士卒爭先遂定長安撫慰百
姓號令嚴肅迎劉裕於灞上裕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真
卿也鎮惡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裕
笑曰卿學馮異耶既而還軍以鎮惡本號領安西司馬
佐桂陽公義真鎮長安赫連勃勃來寇遣中軍參軍沈

田子拒之不進鎮惡曰公以十歲兒付吾等公擁彊兵不進寇何由平田子怒反相圖鎮惡出軍北地為田子所殺時年四十六同死者兄弟七人劉裕表贈右將軍子靈嗣夏六月以劉裕為相國進封宋公加九錫之命冬十月赫連勃勃寇長安敗王師於青泥雍州刺史朱齡石焚長安宮殿奔于潼關勃勃追破齡石死之　齡石字伯兒沛郡人也家世為將齡石少好習武甞使舅卧聽事下剪紙方寸帖舅枕自以刀子懸擲相去八九

丈百發百中起家為桓脩參軍歸劉裕從征桓玄因啓裕曰世荷桓氏重恩不忍白刃向之裕義之累遷西陽太守以元帥平蜀封侯尋代義真鎮關中死時年四十弟超石同沒于青泥是月赫連勃勃僭帝位於長安十二月戊寅帝縊崩于東堂明年正月庚申葬休平陵鍾山之陽令縣城東北十五里不起墳帝年十五即位立二十三年年三十七謚曰安帝少不惠口不能言雖寒暑之變無以辨也凡所動止皆非已出故桓玄之篡以

此獲全初有讖云昌明之後有二帝劉裕將欲禪代乃密使王韶之縊帝而立恭帝以應之

恭皇帝

恭皇帝諱德文安帝母弟也初封瑯琊王歷中軍將軍領司徒錄尚書事桓玄執政進太宰侍中衮冕之服玄篡位以帝為石陽縣公與安帝俱之尋陽玄敗西奔脅上江陵及桓振陷江陵躍馬奮戈直到堦下瞋目謂帝曰臣門戶何負國家而屠滅若是帝乃下牀謂振曰此

言豈我兄弟意也振乃下拜復為瑯琊王領大司馬劉裕之北征也帝上疏請率所莅啓行戎路修敬山陵朝廷許之乃與劉裕俱發有司以即戎不得奉辭陵廟又上疏曰臣推轂閫外將草寒暑不獲展情埏隧私心罔極伏願天慈特垂聽許使臣微誠粗申即路無所恨也十四年歸京師冬十二月戊寅安帝崩劉裕矯稱遺詔曰惟我有晉誕膺明命業隆九有光宅四海朕以不德屬當多難幸賴宰輔拯茲六合方憑阿衡惟新洪業而

遘疾大漸將遂不興仰惟祖宗靈命親賢是苛咨爾大司馬瑯琊王體自先皇明德光懋屬惟儲貳衆望攸集其君臨晉邦奉條宗祀是日即皇帝位改元為元熙元年

元年春正月壬辰朔以山陵未厝不朝會癸巳立妃褚氏為皇后　后諱靈媛河南陽翟人義興太守爽之女

生海鹽富陽二公主甲午徵劉裕還朝戊戌有星孛于太微西藩夏五月丙戌秋八月進劉裕為宋王移鎮壽

陽九月裕自解揚州牧冬十二月巳卯太史奏黑龍四見於東方是歲建安人陽道無頭正平本下作女人形體是歲省揚州禁防參軍移秣陵縣於其地在宮城南八里一百步小長干巷案地志在今瓦官寺東北百餘步西出是

二年夏四月詔徵宋王入輔加殊禮六月壬戌劉裕至京師傅亮承裕密旨諷帝禪位草詔以請帝書之帝欣然謂左右曰桓玄之時天命已去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乃書赤紙為詔甲子帝遜位

於瑯琊第秘書監徐廣獨哀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乎廣收淚而言曰君為宋朝佐命吾乃晉室遺老憂喜之事固不同時乃歔欷因辭衰老乞歸桑梓 廣字野民東莞姑幕人侍中邈之弟也世好學至廣尤為精純百家數術無不研覽起家為秘書郎遷中軍長史大將軍文學祭酒義熈初奉詔撰車服儀注轉員外散騎常侍領著作撰國史經一十二年勒成晉紀四十六卷遷秘監封樂成侯初桓玄之篡安帝出

宫廣既陪列悲動左右及宋受禪不勝哀感遂去職卒於家時年七十四秋七月宋封帝為零陵王居于秣陵行晉正朔車騎服色一如舊典有其文而不備其禮降后褚氏為零陵王妃帝自是之後深慮禍及褚后常在帝側飲食所資皆出褚后故宋人莫得伺其隙永初二年九月丁丑裕使后兄叔度請后有間兵人踰墻入弑帝于内房帝年三十四即位立二年年三十六見弑謚恭帝葬冲平陵在蔣山之陽安帝同處帝幼時性頗忍

急自在藩國曾令善射者射馬為戲既而有人云馬者國姓而自殺之不祥之甚帝亦悟之其後深信浮圖道鑄貨千萬造丈六金像親於瓦官寺迎之步行十許里安帝既不惠帝每侍左右消息溫涼寢食之節以恭謹聞於時初王子年著讖云帝諱昌明運當極特申一期延其息諸馬渡江百年中當值卯金折其鋒至是果為劉氏所代自東晉子孫相承四代十一帝起戊寅終於乙未凡一百二年並都臺城之建康宮始元帝初過江

稱晉王置宗廟使郭璞筮之云享二百年自元帝稱晉王元年丁丑歲至禪宋之年庚申歲實一百四年也而廿尚繼於西晉庚申終入於宋年唯一百二年郭言二百蓋倒其言爾初秦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故秦皇東遊以厭之塹北山改為秣陵及孫權稱號自謂當之孫盛以為始皇逮於孫氏四百三十七年考其歷數猶為未也及元皇之過江也乃五百二十六年真人之應其在此矣

建康實録卷十